

鴛鴦蝴蝶圓功名 (二)

成舍我與小說家張恨水

●王健

婚姻之路充滿荊棘

成舍老和我談張恨水，越談越有趣；他們彼此在一起工作上有十年之久，當時還有一位張友鸞任編輯與採訪，世界晚報在當時是成功的，有許多讀者愛看副刊，這是張恨水吸引入處，但是報紙新聞也非常重要，成舍老辦報開宗明義的在創刊時就宣佈：絕不接受政府的津貼、報紙發行量不到三仟份不收廣告，不用訪員的稿，所有新聞自行採訪！

成舍老笑著對我說，我們三人：張友鸞、張恨水還有我，都是快筆，大家編稿，三四個小時就完工，每天下午和晚上有許多空餘時間，張恨水可以說是屬於舊文人，吃喝嫖賭除了喝酒不靈外都沾上一點，當然因為婚姻不滿也有很大的關係！

民國元年，張恨水已經十七歲，他的父親在江西南昌患急病去世，這時全家辦理完

喪事回到潛山老家，這時家裡環境不好，急需要幫手當時安徽鄉間有這麼一個風俗，尊親在去世一百天以內仍可以成親，否則就要守孝三年，在媒人誤導下，遵母命娶了一位

不太漂亮的村姑徐文淑，演出張恨水新婚之夜逃家的故事，最後家人由後山坡找回來，他母親承認相親看錯了人，老太太流著淚告訴張恨水：「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這房媳婦算是老娘的！」張恨水是孝子，也就算是認了命！

婚前兩人未見過面，結婚那天，花轎已抬到門口，要拜堂時找不到新郎官張恨水，結果全家慌作一團，派人四處找，原來他躲在一個小山坡上，後來被幾個大漢綁回來拜了堂。夜深人靜，親友散去，洞房之內，新郎挑開新娘的蓋頭一看，以為見到「鬼」，把張恨水嚇了一跳，面前坐著的女人門牙露在唇外，嘴合不攏，一雙裏過又放開的小腳伸在床前踏板上，其臭難聞，地地道道是一個沒開化的鄉下姑娘。新娘子又有夢囈的毛

病，新婚之夜就大聲地說開了夢話，這使少年時代就沉浸在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張恨水，感到莫大的痛苦。

充滿理想的張恨水不相信命運會這樣作弄他，但又不明白為什麼會娶這樣一個醜媳婦呢？經過調查，原來這裏有個掉包的故事：

原來張母去徐家牌樓相親時，看到的是徐文淑的二妹子，這姑娘端莊、秀麗，家務針黹樣樣皆能，村子裏的年輕人還給她取個「黑玫瑰」的雅號，張母一看到這徐二妹子，打從心裏就喜歡了她，馬上訂下了這門親事。誰知徐家怕其貌不揚的徐大姑娘嫁不出去，因而見張家來說親，到拜堂時，馬上用徐大姑娘頂上去，米已成炊，張恨水不幸娶了位醜妻，遺恨終生。

徐文淑是鄉下人，雖然長得醜一點，又沒有讀過書，但是有個優點，不多言少語，張恨水可以說耳邊清靜，徐文淑非常賢慧，在家終日操作，侍奉婆婆，照顧弟妹，張恨

水在家一年，兩人說話加起來沒有一百句，有時張恨水很感慨和成舍老說：「你不知道和木頭人生活在一起的痛苦，不管什麼時候，眼前有一個不願意看到的影子，她是無辜的，我虐待她，最後她是死路一條，她全心全意為張家操作，這是不自由婚姻下的產物！」張恨水寫小說告訴成舍老他是「替人兒女說相思！」不能不說是張恨水的隱痛！但是後來因為經濟狀況好轉，張恨水又動了另娶一房的念頭！

民國十四年張恨水已經在世界晚報工作，因為朋友介紹認識了救濟院的胡秋霞，胡秋霞原籍四川，被人拐騙到了北京賣在人家當丫頭，胡秋霞受不了虐待，才到了孤兒院，她是個外向人，和張恨水認識了半年不到就結婚了，張恨水完全是對愛情的渴求和對弱女子的同情產生的感情，胡秋霞在結婚之初的確是全心全意照拂張恨水，張恨水後來在長篇小說「落霞與孤鶩」，描寫留養院兩位姑娘，這留養院生活的描述，可以說是胡秋霞是夫子自道！

胡秋霞不識字，性格剛烈，喜歡喝酒，喝醉了就大吵大鬧，吵得天翻地覆，家無寧日。雖然是這樣，但張恨水覺得她心地善良，也不大計較。但他內心是頗為痛苦的。

成舍我一再感慨的說：「我一再勸他不要把老太太她們接到北京，張恨水是孝子，以為老太太接來可以叫老人享幾年福，沒想到老太太和徐文淑到了北京後，使張恨水和胡

秋霞產生婚姻的裂痕，終於勞燕雙飛！」

### 天生捷才下筆千言

張恨水頭特別大，在北京盛錫福買帽子要訂做，好朋友都喊他「張大頭」，他也習慣了，不以為悔，北京小實報報社長管翼賢經常笑說：「北京文化界三大，張恨水的頭大，羅家倫的鼻子大，還有我下面大，此大除了我太太，別人是難得一見！」引起閩屋人爆笑，但張恨水亦不引為忤！

張季鸞是大公報的名記者，與張恨水也是好友，也曾戲言：「恨水身後，應該將頭骨送給博物館，由科學家等計算腦的容量，縱不能流芳百世，也可遺臭萬年！」

張季鸞好吸鴉片，張恨水才子風格，吃嫖賭中迷到極點是方城之戰，三日不打牌全身不對勁，但是張恨水寫小說和打牌是有衝突的，家人反對打牌，張恨水在家中打牌諸多不便，於是在清吟小班中打完茶圍就來四圈，張季鸞擅長寫社評，張恨水寫小說，每當在牌桌上戰興正濃，報社派人坐催索稿，因為檢字房工人等著待排，於是張恨水叫他小班中老相好「老七」代打幾把，自己在茶几上操筆寫稿，一兩仟字的稿揮筆立就，在台灣高陽也就這個本事，可以說是「捷才」！

一般小說家寫小說都是要幾經修改，初稿、再稿、定稿，總之要有時間仔細推敲；還有，搞文字工作，撰寫稿件，都要有個安

靜的環境。

但張恨水卻不然，他的 소설是每天晚上要發稿時才寫，寫好後交付排字房，第二天才來看大樣。他寫稿時不怕噪音干擾，儘管臨街窗戶傳來賣銀飽的小鑼叮噠聲，五香茶葉蛋的叫賣聲，汽車喇叭聲，馬車得得聲，但他鬧中取靜，埋頭振筆疾書。

張恨水寫稿用的紙張，並不是印好的格子紙，而是幾十張一疊的竹紙。竹紙是什麼樣兒呢？薄薄的，帶有藕粉色的如同有光紙那樣質薄的紙，如果把整疊的竹紙拉開，一張紙約有二尺來寬，長度與現在的課本差不多。用鋼筆在這種紙上寫字是不成的，會戳破。張恨水用毛筆書寫，拿著整疊的竹紙，而不是抽出一張來寫。

他用的文房四寶很一般，桌上放著方形有蓋的硯臺，旁邊置一錠墨。要寫字時，自己磨墨，用「小大由之」這樣普通的毛筆在硯臺上搽幾筆、蘸飽墨，自右至左，由上而下豎著寫。他寫小說稿時，估計已是心中有數，寫到發排夠用了，就把它裁剪下來，然後又帶下面的稿紙上寫上三四行，以便第二天有個依據好繼續寫下去。張恨水寫的是行書，剛勁有力，字體大小比三號鉛字略大一點，倒也乾乾淨淨，很少塗改。排字房工人排他的文章並不感到困難，打出的初樣錯別字是不多見的，這也由於某個固定工人排他的稿子，時間長了，習慣他的寫法了。

他筆耕不輟，到全盛時期規定自己一天

寫四千字，連寫五十幾年，創作了中長篇小說一百多部，雜文近五千篇，還有大量詩詞，留給後人極為豐富的文學遺產。

張恨水的長篇連載小說多數在報紙上發表的。而報紙刊登長篇連載，最忌的是中斷。有些作家偏偏老犯這個毛病，報上常見「續稿未到暫停」字樣。破壞了讀者情趣，影響了編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連載的長篇，動輒幾十萬字，甚至更長，作家們很少有全部寫完後再拿去發表的，一般是隨登隨寫、隨寫隨登，這就難保中間有個耽擱。他注意到這一點，總不讓自己的作品在連載中有脫節。

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說：「當我寫到『金粉世家』最後一頁的時候，家裏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憐』歲半的女孩子康兒，她害猩紅熱死了。我雖二十分的負責任，在這樣大結束的時候，實在不能按住悲慟和書中人去收場，沒有法子，只好讓發表的報紙，停登一天。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究竟為責任的關係，把最後一頁作完了。」

一部連載五、六年的作品，因為死了女兒中斷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對於著作小說的事業心、責任感，看有多麼強烈！

一九三七年在南京，一九四九年在北京，他得過兩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起筆，無可抗拒地停止了工作。

至於平時，有什麼頭痛發燒，那是不在

話下，他總掙扎著照寫無訛。抗戰時期在重慶，敵機日來空襲，大家「入土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卻不管那些，空襲警報儘管響著，敵機在頭頂上轉，他寫他的，只當沒有那回事。

有一次，炸彈在他家附近開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沒法子，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防空洞。

就憑這樣，他還是一聽到敵機飛過頭頂就回家去寫；家人等解除警報的汽笛聲響出洞時，他已寫了幾頁了。

寫小說是他的職業，他熱愛自己的工作，越寫越有勁，沒有個滿足，總想新寫的一部超過所有的舊作。他熱愛生活，把寫作當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僅僅是為了趣味。有一天不動筆，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筆大債。

他說：「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寫，比不吃飯都難受。」大病初癒時，他又在寫，家裏人和朋友都勸他，不要動腦子吧！他卻說：「腦子總歸要動的，不動在這裏，就動在別的地方。動在別的地方，豈不浪費嗎？」

張恨水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去世的十四日的早上他還是坐在座位上寫哩。

### 老殘紅樓夢影響深

北京自民國十年有一個小型日報叫「小

實報」，成舍老經常說：「要論做公共關係沒有人做過管翼賢，他太聰明了！」

管翼賢是湖北蕪春人，他進過憲兵學校、測量學校、日本早稻田大學，民國七八年陳班侯辦「神州通訊社」，聘請管翼賢做編輯，管的點子多，會鑽門路，有新聞鼻，筆下好，結果這「神州通訊社」變成管翼賢的，這通信社本來是直系，民國十三年直奉戰爭直系失敗後，一看大勢不好，管翼賢就躲到大連去了，後來經過疏通到奉軍做後台的益世報做編輯，繼而辦一個小型日報「實報」，北京人管他叫「小實報」，民國十五年以後，北京城裡的大報，「京報」、「晨報」，成舍老辦的「世界日報」，還有每天中午就由天津火車運到的「大公報」、「益世報」和「庸報」，當時迎合下階層的四開小型報像「小小日報」、「實事白話報」、「群強報」等；「實報」在小報中走高級趣味；編排合宜，標題醒目，張恨水幫管翼賢每天在副刊上寫一段小說「落霞孤鶩」，右上角宣永光的「老宣諷話」，無賴子（王柱宇）的「每日叢話」，其宗旨完全是為市民仗義直言最愛打抱不平，最絕的，管翼賢在別人捧漂亮小姐年輕且角時，他居然捧起年老色衰的「老妓賽金花」來，對小實報來說，是最成功的宣傳。

賽金花一生傳奇，做過狀元夫人，到過德國，八國聯軍進京時賽二爺權傾一時，救過無數人的性命，賽金花晚年窮途潦倒，住

在永定門裡居仁里一個小胡同裡，唯有老個人顧媽陪著，生活是有出無進，結果被管翼賢發現，就利用張恨水的生花妙筆用另一筆名發表，由賽金花口中說的而再寫出來，北京人風俗是醇厚念舊的，既使賽金花是信口開河，但捧紅了「小實報」，自然張恨水也真的出力不少。

成舍老可以說對張恨水最有研究，他認為張恨水的小說所以成功，得力於兩部書：

一部是紅樓夢，張恨水筆調清新細膩通俗，沒有文藝腔，沒有西洋味，運用北京話，沒有老舍的土話，但也很熟練。

另一部是老殘遊記，也是張恨水最推崇的，張恨水一再表示，「中國人自古至今，所有書籍中，老殘遊記把風景描寫，『黃河打冰』是一絕，把歌聲描寫使人深入其境的，『王小玉唱大鼓』比白居易的琵琶行還高明，在鑄鑄新辭作忠實描寫，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啦！」

平時張恨水的案頭上總有幾部小說，大概是他研究的對象，像「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的怪現象」、「孽海花」、「老殘遊記」，大概每天都會看上一段。

張恨水最討厭的，是「禮拜六派」，所謂禮拜六，在上海有一個禮拜六雜誌，由王鈍根主辦，以周瘦鵲這一類的文人寫一些柔性與墮落性的文章，其作品是靡靡之音，這一點張恨水是絕對反對，其實，張恨水有若干作品也是鴛鴦蝴蝶派的！但不自覺罷了！

## 行文下筆如有神助

張恨水到了民國十五年以後，和成舍老是漸行漸遠，他們「三人行」是張季鸞、管翼賢和張恨水，通常去玩是結伴而行，有一次在韓家潭清吟小班老七處打茶圍，鄰室有不咸調的「嗚嗚」之聲，張恨水靈機一動出了一個謎，謎面是：

嘴兒親親，

舌頭伸伸，

雙手光光摟得緊。

按著穴兒通口氣，

一聲呢喃作嬌聲。

管翼賢總是從猥褻方向去猜，張恨水告訴他是「弄簫」，當然也可以想到「口交」上去。

張恨水在民國十八年，寫道一些諷刺性的小品文章，在北方官署傳誦一時：

頭銜新官秘書郎，

且把功勞表一場。

消遣無聊翻報紙，

翹著兩腿喊茶房。

八虛二實是關餉，

兩素一葷喝菜湯。

出入洋車喊立正，

胸前掛滿大勳章。

註：關餉折扣是二成。坐洋車入衙門衛兵會喊「立正」

張恨水和張季鸞在鴉片燈榻上，寫過一

個「官家十二生相」，也可以說是一絕！官家的廚子似老鼠，揩油偷食，習性使然。

老太爺似牛，老牛破車，無孝無勇。

老太太似虎，一聲虎嘯，群獸懾伏。

書僮似兔，斷袖分桃，有龍陽之份。

太太似龍，噓氣成雲，翻手為雨。

姨太太似蛇，太太出缺，即成正果變為龍。

龍。

男佣人似馬，奔走馳驅，供主人鞭策。

少爺似猴，沒有一分鐘休息。

更夫似雞，早晨報時，以待拂曉。

門房似狗，看門守戶，以防宵小。

老爺似豬，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民國廿一年，狗肉將軍張大帥張宗昌在濟南被刺，民國十五年八月，張宗昌先捕殺了「京報」的邵飄萍，「社會日報」的林白水，接著成舍我也被捕，不是國務總理孫寶琦的義舉，成舍我也早就成爲槍下冤魂，張宗昌事母至孝，爲人極爲豪爽，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財政總長的湯爾和和張宗昌的友誼良深，但在北京對張宗昌風評太壞，這幅輓聯實在很難下筆，湯爾和與張恨水的交情不錯，乞爲捉刀，張恨水援筆立就：

大節終無虧，

紛紛假義之徒，

視君有媿。

私仇竟未釋，

落落身家而外，

有母難忘。

在北伐到濟南時，日本人一再要求張宗昌同意，出兵阻撓北伐，張宗昌答覆兩點，「第一我是張宗昌不是張邦昌，第二我們兄弟打架，與外人無關！」拒絕了賣國行當，這幅上聯就是談這件事，不能不說張恨水是名筆。

## 日本特務拉攏文人

成舍老有時感慨的說，日本人對付中國人是有很多嘴臉的，知道中央蔣委員長是堅決抗日的，在華北的中央黨政軍機構是堅決排斥，對東北軍西北軍各派系是因人因地而異，在七七事變前，最拉攏的是文化界，成舍老笑著說：

「日本人情報很正確，對我『世界日報』，一點都不拉攏，我大概有先天免疫性吧！」

當時這新聞三劍客，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原是花了心思，經常約他們一起打茶圍，酒肉追逐，手掌不打笑臉人，對張恨水捧他文章是神筆，介紹作品到日本去翻譯出版，稿费特別從優，大公報張季鸞的社評抗日最爲激烈，土肥原等到張季鸞的生日，送上熱河的最好紅土（鴉片）廿兩，對煙霞客來說，是無比的誘惑！

「小實報」在北京民國廿幾年，已發行到十五萬份，是平津保一帶報紙的牛耳，管翼賢非常反日，土肥原知道管翼賢太太邵挹

芬用錢揮霍，管太太在前門外八大祥買毛皮衣料，天寶金店買手飾都是年節結賬，這是當時的規矩，等到年節前土肥原叫人代爲結清，表示好感，使管氏夫婦唯有屈服；京報邵飄萍被殺後，邵夫人湯修慧代夫出征，主持「京報」，土肥原化名買了多幅廣告，等到結賬，一張支票才看到土肥原的大名，這種作法，不能不覺得日本人的特務工作做得利害！

## 飛來艷福終成連理

民國十七年，張恨水在「世界日報」編副刊，由通信認識春明女中的學生周淑雲，周淑雲愛看小說，愛聽國劇，張恨水是戲迷又是小說家，這時張恨水已是卅多歲，而周淑雲才是十五六歲的花樣年華少女，兩人相差廿歲，周淑雲由仰慕而產生了愛情火花！在論及婚娶時，周淑雲表示愛張恨水而不計較名分，對張恨水來說是飛來的艷福，張恨水舊書讀得不錯，想到詩經國風第一章「周南」，他把周淑雲改名叫周南，於是按老規矩行聘迎娶，然後到江南舉行蜜月，回到北京後紅袖添香，伏案揮毫變成一種享受，休閒時，操琴清唱亦可解憂，在寫「金粉世家」時，另寫「錦繡前程」、「水滸別傳」，可以說是愛情下的產物！

但北京人有句俗諺：「一個糟放不了兩條驢！」徐文淑沒有意見，胡秋霞已經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曉水，每天胡秋霞藉酒

澆愁，喝酒以後又喊又罵，張恨水雖然仍盡丈夫的義務，但是兩個人思想相差是越來越遠，他和成舍老一談到胡秋霞，也唯有長嘆而已！

民國廿五年，張友鸞和張恨水在南京辦「南京人報」，本來成舍老要投資的，考慮到成舍老和汪精衛鬧得水火不相容，所以沒有做，張恨水把全部大家庭搬到南京，包括老太太和三位太太，胡秋霞的二個女兒民國廿一年死於猩紅熱，胡秋霞生的兒子曉水已經八歲，周南生了兩兒，一個叫二水，另一個叫張全，大家住在一起，周南能忍，胡秋霞永遠變成事變的女主角，張恨水唯一辦法是避之若參商！

這樣過了一年，等到七七事變，張恨水一人留在南京，把全家都送回安徽，八年抗戰到重慶，成舍老和張恨水變成了純粹的朋友了！這故事留著以後再談！

一九五九年十月，周南時年四十五歲，患癌症逝世，張恨水悲痛欲絕，並寫了不少悼亡詩：

「二十八年學畫眉，

一雙游履合歡枝；

而今躑躅秋墳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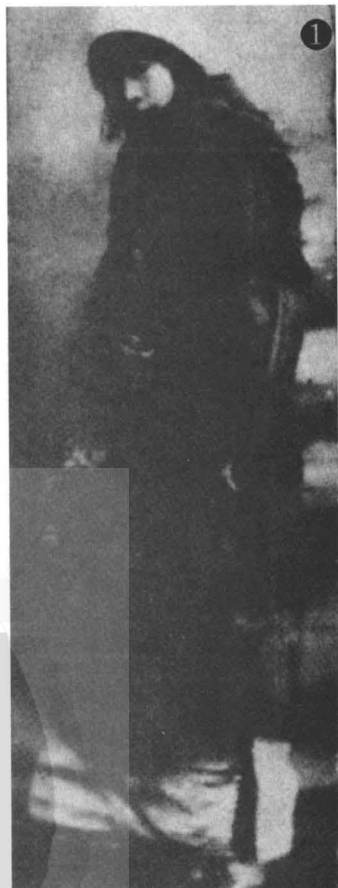
八寶山前日暮時。」

「太液池邊翠葉柳，

惹人春意立欄杆。

如人細柳湖山，

令人步步想周南。」



王健：「鴛鴦蝴蝶圓功名」插圖（文見  
107頁）

- ① 張恨水夫人周南女士。
- ② 張恨水（右）與夫人周南合影。
- ③ 成舍我（右二）九十一歲生日時與夫人（右）合切蛋糕。